漁洋文畧

PL
2732
A56
1695
v. 1

LIBRARY
AUG 10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新城先生文集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人此者盡文章之事任之於已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私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盡也獨文章歷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盡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享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畀而畀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

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數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楊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劉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翱皇甫湜之徒人雖道達于世不乏也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

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illegible]
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
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大
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
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
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
天下之人無不知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如
爲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者亦以此序先
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
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爲序記碑誌等得其一

言者爭實以去而譜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
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是
生之詩蓋不爲李不爲杜者而其爲詩人之總萃
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
爲韓不爲柳者而其爲文人之總萃得乎纘言記
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
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詞所從出莫之紀極
而皆本於意所獨運故未嘗一襲李杜韓柳之所
已言以之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
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宋南渡以來太白子

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者而力皆有所逮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文則大昌於宋下迄於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乎今蠶尾集之刻爲詩二卷爲文八卷又次其雜文舊稾十四卷別爲集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既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

旁寄之柄分屬之統磨礱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之閒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
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爲數百年而一覯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
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以道自將爲中外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嘉定受業門人張雲章謹序

漁洋山人文略目錄

卷一

四川鄉試錄序　西巡日錄序
長山縣新誌序　豐城丁氏族譜序
豳風七月圖序　歸潛志序
淄乘徵序　光嶽英華序
唐賢三昧集序　唐文粹選詩序
感舊集序　佳山堂集序
徐詩序

卷二

竹𡏖文類序　閩中詩集序
雙江唱和集序　西山唱和集序
嵩遊詩選序　黃湄詩選序
笠山詩選序　陶菴詩選序
玉巖詩選序　蕭亭詩選序
漣洋詩選序　憺齋詩集序

卷三

鄧孝威被徵詩序　使粵集序
南征詩集序　東渚詩序
覽古詩集序　奎星閣詩集序

惇裕堂集序　東溟詩集序
倚聲集序　入吳集自序
過江集自序　送李東安序
癸卯詩卷自序
卷四
遊雞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遊瓦官寺記　再登木末亭記
夜登洪濟寺記　登燕子磯記
遊牛首山記　遊獻花巖祖堂記

遊攝山記　遊寶華山記
金山題名記　焦山題名記
北固山題名記　鶴林寺題名記
牯隱寺題名記　竹林寺題名記
生生菴題名記

卷五

劉孔和王遵坦傳　任民育楊定國傳
少司徒焦公傳　馬文毅公傳
黄靖顏先生傳　黃裕所先生傳
沆先生傳　張人遠士傳

張先生傳

卷六

畢子萬公權家傳　貞烈韓孺人傳
李母刁孺人傳　烈節董淑人傳
王節母徐氏傳　烈婦郝氏傳
李烈婦傳　董烈婦傳
五烈節家傳　書劍俠二事

卷七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
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謚忠毅
孟公神道碑銘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王公
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僉事
張公墓表
誥贈中大夫山東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墓
表
張學海先生墓表　吳臨頴墓表
孝廉李君墓表

卷八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伊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伊公墓誌銘
敕授文林郎掌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傅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光祿寺卿龔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南公暨配田恭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驛傳鹽法道參政杜公墓誌銘

卷九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分巡左江道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勑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公暨配吳呂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授昭勇將軍童太公墓誌銘
候選知縣馬君墓誌銘
待封徵仕郎文學陸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高君墓誌銘
容城縣教諭趙君墓誌銘
勑授文林郎內丘縣知縣吳君墓誌銘
張宜人墓誌銘
卷十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公
行狀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先考府君行述
誥封宜人先妣孫太君行述

卷十一

賜進士出身先兄東亭行述
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
祭　誥封奉政大夫李太公文（代祭酒公作）
祭孫無言文　祭張母景碩人文

卷十二

書殿閣大臣年表後
書劉龔塚碑後　書先考功兄年譜後
王東皐紀略書後　跋古周易
跋易雅　跋左傳補注

跋杼山集　跋笠澤叢書
跋河南集　跋武溪集
跋河東集　跋玉楮集
跋石田集　跋元遺山詩
跋葉文莊公集　跋金薤琳琅
跋沈文端公家書　跋祝枝山書
跋邊習詩　跋弘正詩鈔
跋張忠定公修扇紀事
跋蕙齋二書　跋王仲山集
跋金輿安手牘　跋張忠定公題射雕圖

跋白書宋人絕句　木瓜詩辨
金人南遷錄辨
卷十三
孝昭皇后諡冊文　祭天妃文
鑲紅旗副都統阿爾虎　諭祭文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　諭祭文
鑲紅旗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
副都統佐領阿爾虎碑文第二稿
太子少保正白旗副都統徐大貴碑文
恭請欽定　先師祀典疏

請正從祀諸賢位號疏
請增從祀理學眞儒疏
請修經史刻版疏
迎　駕紀恩錄
北征日記　紀琉球入太學始末
卷十四
長白山錄　廣州遊覽小志
五言詩凡例　七言詩凡例

漁洋山人文略卷一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四川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十有一年天下當復貢士於鄉禮臣列名以請仰荷 睿裁命臣士禎臣日奎典試西蜀伏念蜀古西南徼也山川險遠距輦轂六千里經蜀幅員且萬里兵燹之後天府沃壤盡纏荆棘恭遇

世祖章皇帝神武戡定天淸地寧遺黎乂安乃眷西顧矢其文德二十餘年漸已家習弦誦戶被詩

書其在於今正生養教育爲　朝廷得人食報之日也顧臣以弇鄙小儒膺茲鉅任拜　命驚惕中夜徬徨畏或隕越於是戒車星馳陟雲棧踰巴閬羊腸鳥道十步九折蒙宿霧陵迅湍深箐窈冥虎豹叫嗥叱馭而前凡七十餘日始抵成都既至云云相與誓神受事探策決題進提學僉事臣張其所遴士一千二百有奇三試之積旬有五日得士四十二人副貢成均者八人錄文二十首以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國家致治首重人才人才之盛莫先制舉古者用人所重者道德而已唐虞之世命

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而載采九德實
出其中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
大夫三年則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獻書
於王登之天府三代以上遐哉尚矣西京而下舉
士之途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才曰博
士弟子建武以還又有有道直言獨行高節清白
質直諸目故兩漢得人號稱極盛洎末俗流競選
舉失實左雄始議變法導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
奏此唐宋來制舉所由昉也迨乎魏晉又設九品
立中正及其弊也乃至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

故旋行而旋罷自唐宋迄元明乃一歸重於制舉
矣歷代名臣大儒肩比踵接率皆制舉之所得然
而宋臣朱熹之論猶謂以文詞取士競爲無用之
言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欲以明道熙寧之議救
之其說終不可行夫鄉舉里選之法既難行於今
日而文章聲悅之末又慮無以獲眞才而程實效
顧行之久遠而卒不可易者豈非以制舉之得人
差爲近古而無取夫竊名僞服之紛紛與我
皇上臨御以來寤寐旁求冀得雄俊非常之才以
禮而羅之作人之化覃被遐邇巖棲谷飲之士類

無不爭自淬厲以與一日之知蜀郎介在荒服然
而井絡垂曜江漢導流璧玉犀象丹黃空青之産
木蘭棱桂椅桐楩柟之材桑漆麻紵之利自昔號
爲陸海地在西南其卦直坤故多文章自文翁興
起學宫巴蜀之閒俗好儒雅士生其地類多瑰瑋
閎博視鄒魯文學吳越秀民無多讓焉然而臣滋
懼矣臣之衡士者言也士受衡而自見其奇者亦
以言也　朝廷側席詎僅雕蟲呫嗶聲華組繢之
爲尚冀將觀其賢能以收異日之用也以古者司
徒鄉大夫之職而責諸臣一日之取舍以古者九

德三物之效而期諸多士一日之言臣安得不懼
隋儒王通曰文士之行可見鮑昭江淹狷者也其
文急吳筠孔珪狂者也其文怪唐韓愈曰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宋朱熹曰理明則異端不惑流俗不
亂德可大業可久臣竊持此法以相士觀其言圭
璋潔潤以卜其守雲霞蒸變以卜其才淵渟嶽峙
以卜其器量光風霽月以卜其心術舉多士之才
具性情隱然相遇於尺幅行墨之中而後題品之
拂拭之必如東方生之射覆覆十而射不失一而
後臣心稍即安焉然臣猶有懼宣聖有言君子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人與言猶有間也多士
産於蜀請以蜀論司馬相如耀文上京而史謂其
多虛詞濫說楊雄著法言以擬聖人而劇秦美新
貽譏千古言固未足爲重輕也至如張綱之勁節
蔣琬之忠雅田錫之耿介范鎮之勇決張栻之理
學虞允文之應變魏了翁之學術不必盡以文詞
表見也多士今日以先資之言受衡於臣而臣以
異日矢報之績期勉乎士勿以文章聳悅之末而
忘三代鄉舉里選之初意庶幾拔十得五以副
當宁旁求之盛心安見制舉之得人不能收德行

道藝之報與夫如是庶其無負簡書而臣隕越之

懼或少釋矣戶部福建清吏司郎中臣王士禎謹

序

西巡日錄序

古者史官之職左紀言右紀事唐宋已來其職分屬中書門下二省所謂起居郎起居舍人是也若夫六飛時邁扈從近臣荷橐簪筆紀述其山川道路征伐號令則有如溫大雅之創業起居注金幼孜之北征日錄陸深之南巡日記其體製雖有不同而其合於古左右史之義一也翰林侍讀江村

高先生以文章經術受

上特達之知朝夕講幄論思啟沃歷七八年所歲

壬戌以滇南蕩平

駕幸盛京謁告
昭
福二陵癸亥　幸五臺山因時巡畿輔侍讀皆以
法從侍　行在因所見聞成日錄凡幾卷其東巡
日錄宗伯陳先生簡討朱先生旣序之矣復以西
巡日錄屬予序予三復其書如紀完縣之賜金紀
阜平之復設皆關政事沿革之大者而紀賜裘賜
褒則尤見
皇上恩禮儒臣之雅侍讀遭逢盛代之美有賡歌
喜起之風焉昔馬第伯以中元元年從封禪泰山

應劭取其紀述之語以爲封禪儀其文章簡遠蓋千古山水遊記之祖今侍讀之文不減應氏而其義又合於古左右史之職後有徵文考獻者此固所不得而遺也爲序而藏之康熙二十年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王士禛謹序

長山縣新誌序

今上康熙紀元之二十三年閩粵底定海外有戴
遂設臺灣府縣輪廣之盛軼漢越唐會
命儒臣纂修皇清一統志開館　禁中先是相國
曲沃衞文淸公亦有是請至是十年始觀厥成洵
一代之鉅典也長山爲濟東望縣舊志修於隆慶
近百年矣於是縣先達太常少卿王公徵考文獻
網羅放紛集文學之士按部就班臚件繫發凡剏
而身總秉筆之任書來徵序余惟志之昉也其禹
貢乎治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內史掌四方之

志其藏爲詳下至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守則夾王車備顧問廣獻備焉嗣是班孟堅作十志志之統於史者也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以及三輔黃圖決錄之流志之別於史者也洛陽伽藍建康宮殿襄陽耆舊汝南先賢分志之一體者也十洲洞冥眞臘佛國之屬又山海之支別而志之詼詭者也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賈躭十道述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獨見稱說明康海志武功崔銑志安陽區區一邑之書而文人學士獨愛重之何也

勿亦以其思精而體要文之贍而旨潔歟國華題要

害物土宜察風俗有當於禹貢周禮之遺者與長山古於陵地陳仲子之清風猶有存者長白山為副嶽封禪書所謂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是也范希文微時讀書於此書堂故蹟在焉至今千百年士有廉介之風卿大夫懷先憂後樂之志實二公百世之上有以興起之故地不百里而人物之盛甲於郡邑有由然矣太常之為是志也精而要贍而潔是非進退不謬於聖人之旨匪惟可與安陽武功並傳藝林亦足為他日　巡守夾車之獻

矣余故樂得而書之

豐城丁氏族譜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自睦族始故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至於周之盛時則大宗小宗之法益詳而又有小史之官辨世系定昭穆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傳曰上治祖禰旁治兄弟下治子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此三代之盛軌也降及暴秦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而宗法始大壞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祗據以定選舉别婚姻於是膏粱華腴甲乙之名紛紛競起浸

夫古敬宗收族遺意至於五代豆盧革韋說以貴
望爲相貽笑當世宗法至是乃淩夷極矣宋歐陽
氏蘇氏始本古小宗之法作爲族譜後之爲譜學
者尚焉然余考永叔幼長於漢東終老於潁廬陵
故里踪跡未嘗一二至東坡潁濱兄弟遊宦四方
流離嶺嶠卒葬於郟子孫迄未嘗歸蜀則是二氏
之譜僅託諸空言而於收族嚴宗廟之義亦未嘗
實舉而躬行之也豐城丁氏其先世自周太公望
受封於齊生丁公伋以字爲氏其居豫章杏花村
則自晉興寧間其始也其家豐城則自豐城令某

始也至十八世孫安復徙居沙湖之濱其世系雖
遠而可稽而今之譜斷自沙湖爲一世從其近也
其譜系始立於唐景福中再修於宋崇寧三修於
南宋嘉定四修於元皇慶五修於明正統六修於
萬曆丙戌則今之沙湖譜是也嗚呼世遠人湮文
獻放軼加以干戈俶擾易姓改步之際世家閥閱
有求其遺裔而不可得者甚或宗廟爲墟封樹蕩
然子孫夷於甿隸視牛羊樵蘇之蹂踐而若罔見
聞者比比然也丁氏自唐宋以來千有餘年聚族
於此廟祭以時吉凶相卹而有無相通尊卑有序

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譜一修再修迄於五六而未已其與古大宗之法即未知盡合與否然於古者尊禰尊祖之義可謂無愧矣前此爲譜序者有何公延世吳公澄揭公傒斯劉公儼皆聞人大儒而今福建提學僉事次蘭君重修新譜復屬予序予辭不敢當而君之請益勤於是原古大小宗之意以復之推此志也於以親親長長而治天下不難矣

豳風七月圖序

古昔盛時其君上豈弟而近人其民和樂而親上雖勢分闊絕而田廬衣食之計疾痛苛癢之情不啻婦子之相告語相慰藉焉三代而上天子以治其天下諸侯以治其國卿大夫以治其采邑皆得此意而行之觀楚茨大田諸什可知也三代以下罷侯置守於是始有循吏之名要惟不失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已矣康熙二十有八年崔侯之蒞吾新七載矣值水旱洊臻劻勷拮据不遑寢食雖頻歲告饑而民無流亢室廬依然是歲入夏甘雨

時霈四境霑足民氣用和侯亦欣然與民同其樂也暇日屬徐生某繪豳風圖於屏風以自娛或謂余曰侯之繪豳風也亦有說乎予曰然昔周之盛也周公負扆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又作詩以述后稷公劉古公亶父之事其篇什具載大雅七月之什則又詳陳豳岐之風俗凡天時寒燠之改易農夫紅女之勤劬飲食居處之瑣細以至草木禽鳥昆蟲之榮落變遷言之不厭其詳以知天時以授民事而大旨則歸於忠厚其君仁而愛下其民義而敬上讀其詩藹然有三代盛王之思焉侯之

治新也既有三代卿大夫之遺意而新民之盛意
而奉上庶幾乎于貉獻豜羔羊朋酒之風是皆可
被諸詠歌傳之圖畫而侯之意不但已也于耜舉
趾築場納稼無惰農矣求桑采蘩元黃載績無佚
女矣春酒以介壽荼樗以食農則仁讓既興訢誶
不作人倫正而民志定矣是侯之志而期與新民
共之者也安在彈丸之區不可以豳岐之治治之
乎宋馬和之常畫豳風圖進御高宗親書其上藝
苑至今稱之生之畫未知視和之何如而侯之意
深遠矣

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爲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爲御史終應

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
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
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
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攟摭爲多焉予嘗嘆遼
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膴仕者甚衆而考之
列傳自横帳諸院國舅别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
少槪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
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
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

責也李翺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於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嘆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淄乘徵序

今淄川古般陽縣以在般水之陽故名按班書地理志濟南郡有縣十四般陽第八後漢書郡國志齊國六城般陽第六前漢菑川國領劇東安平樓鄉三縣洎後漢時三縣入北海國今考其地皆在青州東北境中與般陽無涉太平寰宇記云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宋元嘉五年於此置貝丘縣隋開皇十八年改貝丘爲淄川縣此淄川名縣之始自西漢已來千餘年間郡國數變易然自般陽而爲貝丘自貝丘而爲淄川著

於史乘班班可考者如此說者不察妄以隋淄川縣爲漢菑川國地地理既譌乃并其人物古蹟而傅會之絲棼膠牢不復可解有識者率知其非而卒鮮訟言以正之者此載積畢先生淄乘徵所爲作也按卷中考証舛誤凡數十事而大旨則在辨菑川淄川之譌其據依博而確其文詞辯而核識著作之選也俗學之相蒙久矣至於地理郡國歷代沿革之故考證尤不易即如畢萬之魏在今蒲州永樂鎮而以大名之元城當之韓退之南陽人乃今修武縣之南陽城而以爲南陽鄧州諸如此

類不可殫紀頤安得如先生者一一而是正之乎

余讀其書深喜其不爲俗學而於史乘裨益尤多

焉故序之云

光嶽英華序

光嶽英華集十五卷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唐人詩第四卷至第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以明初詩附焉集爲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舊有豫章揭軌序序稱許氏錄二代之詩取其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僅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焦太史國史經籍志合豈焦氏所據即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集所錄既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孰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鼓吹遠甚而揭序稱其勝楊仲弘氏唐音非篤論

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體求其抑
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許氏此編由極
變而返之正不爲無補未可盡廢而使無傳也余
乃删去唐詩三卷别次爲七卷定爲元詩光嶽英
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唐賢三昧集序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 寶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釐為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倣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予五

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唐文粹選詩序

唐文粹選詩六卷漁洋山人刪定吳興姚鉉之書也宋淳化間開局編撰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記諸書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雜文凡一千卷率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擷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纂江鈿文海以爲文鑑云鉉別裁具眼其書頗貴重於世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弘備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

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陶汰之未暇也今年長夏積雨苔蘚被堦廬居少事輙取刪之亦如姚氏纂英華之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焰益發越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條目衆多余槩爲汰去而次第則仍其舊庶幾與殷璠元結兩集可以並行不愧云爾

感舊集序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代名流服襄驂駕自虞山婁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訣時年力壯盛無窮愁憂生之嗟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遂多死生契闊之感康熙壬子秋以　王事于役巴蜀行褒斜谷中回憶舊遊不勝羊曇華屋之痛已而迴舟下峽奉太夫人諱徒跣東歸與先兄考功相依爲命未期而考功又殉母死矣風流頓盡

發言莫賞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亡倏及半載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嗚咽摧藏輙掩卷而止一日讀魏太子與元城令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又讀歐陽子所作張君墓表敘述河南幕府舊遊以爲自君之卒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其與君同府而遊者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死則病且衰如予是也悵觸紆鬱不禁泣

下沾襟也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師友之益爲多日
月旣逝人事屢遷過此以往未審視今日何如而
僕年事長大蒲柳之質漸以向衰歲月如斯詎堪
把玩感于桓來者難誣之言輒取篋衍所藏平生
師友之作爲之論次都爲一集自虞山而下凡若
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
什七附焉通爲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
中州登斂之之例以考功終焉

佳山堂集序

二百年來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閭山公從醫閭賀先生學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爲青社耆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弇州中麓諸賢交相引重而光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藝家奉爲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術文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奏議

論事之文比諸陸敬輿蘇子瞻無愧色世所傳北海集是已自閻山以逮文敏凡歷四世遠而彌耀譬之江河發源崑崙岷山歷塞外經秦豫吳楚數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洩於歸墟若今相國易齋先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與先生承累世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蓄演迤蔚爲大儒壯而登朝受知

世祖章皇帝迴翔臺閣高文典冊率出其手是時四方無事

上方嚮用儒雅萬幾燕閒屢召先生入侍乎齋講求治道商較經史往往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爵　命入閣參預機
務蓋
世祖皇帝知先生甚深而未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人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
生自念受　兩朝知遇之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
大臣自命史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
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先生殆兼而有之先生以
文學侍從久撰著甚富既躋綸扉不欲以文章自
見諸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稾若干卷竊惟國
家値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鉅筆敷張

稱藻聳功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然後文章之用爲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爲大雅之正而尚書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名公成周之治於斯爲盛後有推　本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微先生其孰歸與

徐詩序

徐詩者刻徐夜先生詩也先生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嵇菴又字東癡世爲濟南新城人曾大父準萬曆間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時稱山東四君子公其一也先生爲從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孫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工爲詩爲外祖所愛年二十九遭世亂母死遂棄諸生隱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墻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順治辛丑一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泝桐廬登嚴先生釣臺酹謝皐父墓裴回

賦詩而返又十三年爲康熙癸丑赴故人之約西
遊宛鄧歸遂不復出戊午己未間有　詔旁求巖
穴之士士皆鱗集　闕下有司將以先生應　詔
力以老病辭先生少爲文章原本史漢莊騷上於
哀艷五言詩似陶淵明巉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
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
率皆世外語儲王已下不及也癸丑春余與先西
樵東亭兩兄過其村居老屋三間雨久穿漏若將
壓焉余遺書邑令曰昔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
請縣官爲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幾十畝免其繇

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人識廉耻之方又擬之[illegible]
蘇談記中峰和尚草堂馮海粟煉泥趙松雪[illegible]
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之今徐先生并日而食簞
瓢屢空所居一畝與蓬藋鼪鼯共之明公誠能效
王弘之軫損草堂之資繼跡次山海粟松雪三君
子者亦佳話也今又十年先生貧日甚年且七十
矣其詩散佚半飽蠹蠹余在京師數寄書索其稿
先生但遜謝而已余乃就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
得百餘首刻梓以傳先生千載人可傳於後者固
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或因此百餘篇

想見其流風餘韻是亦知人論世之資也先生貌癯而神清望之如谿松露鶴書法類虞永興在里中與余兄弟尤厚善

瀛洋山人文略卷一

漁洋山人文略卷二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竹垞文類序

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文恪公之曾孫曰彝尊字錫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內一旦出諸父之右予考唐史若韋氏杜氏裴氏薛氏崔氏盧氏之屬皆累世爲公卿當時史官至爲著宰相世系迄於宋代則有若鄴郡李氏魏郡王氏壽春呂氏河南韓氏暨范文正韓忠獻

父子兄弟其功名率與國運相終始蓋唐宋以來未有世臣如此錫鬯少逢喪亂棄制舉自放於山水游之間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家苦貧依人遠遊南踰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其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嗚呼以文恪之德錫鬯之才不得比於唐宋之世臣而終老布衣僅以文章自見蓋遇不同矣是可感也錫鬯之文紆餘澄瀯蜿蜒出風露而於辯證尤精詩則捨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illegible]句之[illegible]今之作者未[illegible]

或之先也始順治戊戌予在都下見錫鬯嶺外詩嗟異之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授予歌詩適予集金陵不及相見丁未始遇於京師中間聚散不一迨今丁已予復入京師而錫鬯又將有金陵之行同憶予始見錫鬯詩忽忽已二十年兩人者論交亦十有四年而錫鬯與予皆非少壯人矣錫鬯過別予以所著竹垞文類屬序予因述其所有感於中者而并道予二人離合之情以遺之錫鬯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冋中詩集序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將歸窆於昌瑞山維時
萬乘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凡若干人羽林佽飛之
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部員外郎臣
犖祗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詩若干首曰
冋中集以視國子祭酒臣士禛讀之終卷乃作而

嘆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胥備是矣是不可以無述者
也臣犖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章皇帝嘗冠鶡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間甘
泉上林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犖亦一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
年今者瞻望橋陵傷懷弓劍撫日月之易逝悲攀
髯之末從其哀慕宜有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
昔以節越填撫茲土旋乃咨庸九罭之思東人未
諼犖始以羈貫之歲趨庭於此今白首爲郎還以

王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不[illegible]與共先臣[illegible]也
年俛仰之間忽一世矣語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爲作也讀
同中集爲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如見古忠臣孝
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於風雅之義爾矣夫離騷
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
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
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與若其紀山川備掌故
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雙江唱和集序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一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耳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捌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眇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

其樂則一而已矣處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
之奇爲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　命觀藩
其地値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爲政清靜務與商旅
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歌詩又
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遯跡金精山中君皆能
致之相與流連唱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
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
哉古未有也今讀唱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
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有張王樂府盖山水
之奇秀至是而劉覽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illegible]

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關石多壘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余既爲評次之又爲述其梗概如此

西山唱和集序

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宗不工於詩如唐李習之皇甫持正宋蘇明允陳同父之屬盡然未足爲朝宗多憾也牧仲與朝宗同里同時獨專攻於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毎變愈上今所傳雙江囘中諸集是也諸集予皆爲之序論讀西山唱和詩復爲書後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

從於今爲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予爲知言也夫

嵩遊詩選序

黃州葉井叔家武昌之樊山以漁釣琴書自娛則出遊寒谿大小洞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翛然自適既而解巾登仕一爲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淳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既逾歲政事修舉訟獄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臥聽瀑布吟詠終日山煙既夕巾駕而返山中樵牧造次遇之以爲隱人道流不知其宰官也又嘗輯漢唐

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爲之辯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爲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卒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爲尤難井叔故工於詩旣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纚纚可誦比來京師予獨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爲集而序之曰從來仁智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没而不足以傳卽或一丘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岳之遊雖有絕人之才鮮不爲

名山大川之所奪此古今之通患也嵩高維嶽
之中居五岳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後代有作
者若并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具絕人
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崇福
宮址跬步接近崇福宮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之
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并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
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爲之
記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闕略未舉
之典而并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
之以爲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黃湄詩選序

順治己亥予以選人在京師始與幼華相見其年冬予之官揚州合肥龔端毅公集諸詞人賦詩祖道聯爲巨軸推幼華詩最工然予實未與深言詩也康熙丙午予在禮部幼華自江南寄黃湄漁人詩一卷一變而清眞古澹逾於其舊戊申己酉間幼華知潛江縣再變而爲奇恣雄放類昌黎所謂妥帖排奡者又十年丙辰幼華自潛江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益朝夕就予論詩及歸龍門讀書太史公祠下其詩益變而奫泓澄深渺乎莫窺其

涯涘盖予束髮已來所見海內賢士大夫多矣而離合久暫書尺徃來未嘗不及於詩者惟幼華一人故幼華之詩二十年間凡數變而予皆能道其所以然幼華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於其鄉交孫豹人於楚交顧黃公於江淮交吳賓賢汪舟次李角有郝士儀者善詩隱於賈嘗與幼華爲友後數年死幼華哭以詩其詞甚悲又有吳周者貧士也嘗賦杜鵑行幼華見之與定交杵臼間在潛江聞周死序刻其遺詩傳之其力行古道皆此類也晉見近人言詩輒好立門戶 [illegible]

李杜蘇黃强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鬪於蝸角而不
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
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
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翺亦云蘇
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
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
五言能舉其目者盖寡矣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
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撏撦吞剝禿屑
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河水發
源崑崙七萬里而入海江水發源天彭闕亦萬里

而入海至其生於天一放乎歸墟則一而已矣世人顧欲以坳堂之見測江河之大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幼華論詩獨能破流俗之說汎濫於唐宋諸名家上溯騷選以成一家之言故其詩每變而益上其足以行遠而傳後無疑然幼華方以才望爲

天子諫官其所重者固有在吾未敢以詩人盡之也

笠山詩選序

給事中古隸門下省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其職主草制備顧問獻納得失駮正違繆自漢以來多以名儒爲之其後省門下不置而給事中分職視六曹列署禁地其司獻納駮正與古無以異士人讀書服古一旦得爲是官可謂淸切矣康熙二十年滇南底定其明年遂大開言路一時上封事者甚衆而給事中孫君數言事當

上意直聲動　朝廷君居笠山之陽自其少已負奇氣俶儻自喜承其家學三百篇穿穴箋疏洎盧

陵眉山東萊華谷諸家之說以上採六義之奧旨究篤好蒙莊之書久之縱橫演迤自屈宋賈董馬班而下罔不漁獵數年而其學大就君爲人磊落洞達見義必爲有賁育之勇而坦中無城府尤不喜邊幅齷齪伸眉抵掌意豁如也自予舉禮部里君時君猶爲諸生則已知君異時必爲廉吏爲諫官爲古遺直洎君舉制科登禁近前後二十年而予言始信君讀書之餘尤善爲詩雖舟車行役簿書期會未嘗輟廢西遊咸秦南窮甌越詩日益工五言如禁烟寒食路霽雨杜陵春楓丹千籟發山

紫鸞蟲悲爽籟奇峰清泚幽澗泉一帆[illegible]春四面翠屏開七言如河聲入洛三門合嶽色來秦萬里明鳥藏諸國晴時見風捲洪濤靜夜聞黃蒲猴中無雁到綠榕林外有猿啼此類數十句雖古作者無以加也而其憂天憫人之意亦閒見於篇有皮日休農夫謠元白秦中吟之遺意求之艱近不易得也廣陵汪君季角故與君談藝相善嘗論次君詩而君以予素知君者因復屬論次之予之知君匪獨詩也而詩亦其一也因叙述其梗槩云爾

陶菴詩選序

德州李君霖瞻以順治三年釋褐登進士第仕為平陽芮城令值姜瓖之亂閒關數百里西渡河走長安謁制府孟尚書效包胥之哭尚書為大出師以君贊畫軍事既復手縛僞監軍某以獻幕府上其功會有尼之者賞格弗行而君遂罷歸今三十餘年矣嘗讀陳湯傳至耿育訟湯之書謂湯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輒爲掩卷太息不能自止君當巨寇披猖之日請師圖恢復卒使三晉危而復安而歸老放廢其功卒不見於世此可

爲搤掔太息者也君來視其弟編修君京師與予從容杯酒間出眎古詩一卷予灑然異之夫古詩難言也詩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誰謂雀無角老馬反爲駒之類始爲五言權輿至蘇李十九首體製大備自後作者日衆惟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數公最爲挺出江左以降淵明獨爲近古康樂以下其變也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綜而論之則劉勰所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漢人之作詎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遒深魏晉作者抑其次也極說

寫物窮力追新矣初以還文勝于質衰矣獨晉陶詩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故後之論者以爲外枯中腴猶未爲知陶者也君古詩大抵原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傳於世不疑也古詩之絕響久矣規橅者工形似馳騁者偭規矩當淫哇競奏而聞琴瑟古澹之音或倦而思臥者有矣予乃點次古詩爲一卷與海內知詩者共之以近體詩二卷附焉要其皆可傳者也

玉巖詩選序

求玉於于闐勃律之間而或遺徑尺之璧玉人相之登以華篋襲以緹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欂櫨逋峭之用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以邯鄲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子之列郎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選已乃屢以才望推擇爲中書舍人儤直禁中旬

日休沐閒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　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者碩名流雲集嚮赴既而試體仁閣下拔其尤者五十人皆入翰林爲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睢陽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或領史事發凡起例以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爲左右史紀言紀事荷橐　殿陛之閒既再值其會而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旨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君之詩溫潤

續寄孚尹旁達瑕瑜石道玉磬之玉與木集鐘書
不能爲玉人工師也今次其集爲二卷凡古近體
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

蕭亭詩選序

蓊然之陰其東面曰大谷（俗作峪）谷中有二十四村皆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蔭雞犬之聲相聞古于茲仙人白冕公遺迹皆在其處蓋隱逸之奧區也吾內兄蕭亭先生居之初蕭亭去市城卜居於此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黃鵠面象山流水遶戶青山在左其西則精藍鱗次梵唄之音朝夕響答菌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皆席彈琴詠歌若將終身焉者客至蘩蘇不爨茗飫橡栗清言竟日而已陶貞白有言吾見朱門廣

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恒欲就之蕭亭生席華膴先少保公功德在前朝載之盟府諸父皆爲世聞人鳴鐘列戟其於固有一旦棄之如脫屣而甘就隱約以終老豈時命之使然與抑有所託而逃焉者與毋亦有味乎貞白之言而爲是硜硜者與蕭亭古今詩盈千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予爲擇其最著三百餘篇別爲選集後世誦其詩庶以知其人焉

蓮洋詩選序

河中爲郡當兩戒之首形勝冠寓内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贔屓掌華蹈襄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秦晉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玉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渠豬之水即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蓋取諸此吳生家永樂讀書奉母耕牧河山之陽家苦貧數數出遊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仁賢遊處

歸而有詩數百篇古澹閎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昔在丁戊間生來京師予胠其篋得𧄑簡數十番讀而駭嘆謂非流俗所應有以示劉吏部汪戶部梁侍御三君方枋文章海內其駭嘆復不減予今十餘年矣比生再入京師則三君者皆解官歸卧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前歿昔之與生遊相知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徃事太息感欷至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歷十餘年而所號為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數年間皆散去或且化

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於是乎名之[illegible]齋[illegible]
酣復肱其舊則其詩畫硯劃鄰又過於昔乎讀之
河傾燈炧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矜
賞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　詔求博聞之士備顧問著作於是謝比
鄰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爲生與司馬子長生
同里又同遠遊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融結
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
子長生逢武帝右文不免戮辱發憤述史記今生
遭遇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扆行且

荷槖簪筆立第二螭坳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
李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生名雯字天
章寺同年臨穎君之子蒲州諸生

慎齋詩集序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illegible]居瀕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illegible]虎蒙翳狌鼯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一夕雪甚風籟窮寤衡鼓巖然燈下篋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嘆遂爲[illegible]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隨[illegible]嘉紀感余意一來郡城相見極歡始予知嘉紀以

前戶部侍郎浚儀周公周公知嘉紀則以汪楫[illegible]字舟次嘉紀所爲賦管鮑篇者也竊以爲眞賞曰[illegible]有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舉世無知之者而獨汪楫知之然則楫之爲人何如也自是思見楫如前之欲見嘉紀久之而楫以詩來謁酒闌月墮抵掌漢魏六代以來作者升降之故當其神解意盡麈尾奮擲頭沒杯柈中一坐屏息予乃作而嘆曰楫之人如此其詩如此其持論如此其知嘉紀有以也楫之詩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冷峭蒨

爲致大抵與嘉紀同嘗與自爲林[illegible]齊不[illegible]同也楫少從周公論詩自矜其詩不欲販衒如世俗人所爲周公自青州寓書敦勉至再始刻詩百篇蓋其自命之意又如此

漁洋山人文畧卷二